

龙江剧彩旦

之“彩”

王雅茹

“彩旦”，也称“彩婆子”、“丑婆子”、“丑旦”等等，戏曲行当之一，属“丑”行。多扮演滑稽或奸刁的女性人物。其化妆特点在旧戏中是面涂白粉，再抹浓重的胭脂。表演上与丑基本相同。如京剧《拾玉镯》中的刘媒婆、评剧《花为媒》中的阮妈，就都是彩旦。

龙江剧的彩旦，既借鉴了京、评等兄弟剧种彩旦表演艺术的精华，又吸收了母体二人转、拉场戏中“下装”（丑角）表演艺术的营养，还吸收了东北大秧歌中丑婆子“老㧟”表演艺术的优长，形成一套完整的表演体系，从而使龙江剧的彩旦大放异彩，令世人瞩目，同龙江剧的其他各行当一样，齐头并进，相映生辉，形成了百花争艳之态，蔚成了百鸟朝凤之观。

任何艺术的创造，都要经过一个艰苦漫长的过程，龙江剧的彩旦表演体系的形成，也同样经历了这一长期的实践过程与创造过程。自1959年建院之初起，剧院领导就十分重视彩旦行当的实验工作。因为当时还没有十分出色的专职彩旦演员，当时的女主演（大“青衣”）吕冬梅、韩世珍两位老师便挑起了兼演彩旦的重任。吕冬梅老师在主演《寒江关》（饰樊梨花，青衣应工）之后不久，就兼演起彩旦。到80年代，她因在《棉裤腰》（饰“棉裤腰”）、《结婚前后》（饰夏大妈）、《荒唐宝玉》（饰傻大姐）等剧目中成功地扮演彩旦，转而专工彩旦。在《棉裤腰》中，她把小心翼翼、惜钱如命、把存折藏在棉裤腰而得外号“棉裤腰”的农村妇女的可笑、可亲、可爱的艺术形象，表演得惟妙惟肖、活灵活现；在《结婚前后》中，她创造了“烟袋顶毛巾”的绝活与“慢动作舞”等新程式；在《荒唐宝玉》中，她更有精妙奇绝的艺术创造。应当说，吕冬梅是龙江剧彩旦行的创始者与奠基者，她成为国家一级演员，当之无愧，令人折服。韩世珍老师在主演《春灵庵》（饰梁山伯，反串小生）、《李双双》（饰李双双，青衣应工）等剧后，也在《千万不要忘记》（饰姚母）

中扮演了彩旦。虽然她并未专演彩旦，一直以青衣应工，80年代曾在《皇亲国戚》中饰演窦皇后（亦为青衣），仍有出色的创造，但她对龙江剧彩旦行当表演艺术的重大贡献，是我们这些后辈“千万不要忘记的。”

现实是历史的延续，后人永远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攀登。21世纪的今天，我有幸成为龙江剧的彩旦演员，并有机会在龙江剧《柜中缘》中扮演刘母，我再一次领略到龙江剧彩旦的光彩，再一次得益于前辈艺术家所创造的龙江剧彩旦表演艺术的无穷魅力。

龙江剧《柜中缘》是根据同名京剧移植的。京剧中的刘母，由老旦应工，龙江剧根据自身剧种的需要，将其改为彩旦。其实，京剧中的刘母虽系老旦，但已向彩旦过渡，其实是半老旦半彩旦，已由老旦的“韵白”改成彩旦的“京白”。而龙江剧的彩旦刘母，再由“京白”改为“土白”（也称“口白”，即黑龙江的乡音白），也就顺理成章了。

当然，角色创造的核心与关键，是演好人物性格和感情。刘母是一个善良、慈祥、正直、热情、乐观、幽默的老妇。她中年丧夫，拉扯一儿一女，艰难度日。她关爱儿女，是一位好母亲。戏一开场，她就第一个出场，头两句唱就唱出她的一颗慈母心：

“今日里回娘家梳洗齐整，为女儿婚姻事常挂在心。”随即交待出她要回娘家为女儿“找个门当户对的人家”。她和女儿是平等的，她尊重女儿的择偶标准：“找个知书明理的白面书生。”当然，她不会忘记对女儿的关心，临走之前，一再叮嘱女儿：“儿啊，好好看守门户。”“妈妈去了，你就在家练习针黹。”

“女孩儿家不要站在门外，快快进去将门关上。”当她等儿子不返，自己中途折回家中时，见到儿子就打，并骂儿子：“你真不是个好东西！”其直率劲儿就全出来了。当她发现女儿私藏了一个“白面书生”时，先是“惊”，昏厥过去，继而是“气”：“气得我眼黑脸又黄”，接着是“打”：“手使家法将你打，管叫你一命见阎王”。当听到女儿跪地哭求时，她的心又软了下来：“起来讲。”当弄清真相后，她立即命令儿子给岳雷松绑、看座，并向岳雷道歉。当知道岳雷的身世后，她竟伤心落泪，感谢当年岳飞救命之恩。当她发现岳雷一表人材后，竟当面提亲，还担心“我们高攀不上吧？”最终，她接受了女婿的参拜，感到“这样的女婿称心怀”，她在笑声中完成了角色创造。

（作者单位：黑龙江省龙江剧院）

责任编辑 王庆斌